

超薄阅读

《逃离2147》 讲述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作者: A.G.里德尔(美)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逃离2147》是超人气科幻作者A.G.里德尔,继百万册畅销书、史诗巨作《亚特兰蒂斯》之后的又一部精彩作品。

小说讲述了一架飞机从2015年坠落到2147年后,飞机上乘客的命运以及他们在2015年和2147年的不同生活状态。该书不同于绝大多数科幻小说的是,作者并未将重点放在对未来人工智能世界的细致勾勒上,而是更注重对冲突场面的描写和危机面前人性的剖析,看点十足。

【试读】…………… 这次的航行是个例外 ……………。

一个小时之内,这架飞机即将降落,而我将被迫做出选择,一个也许让我的余生都后悔不已的决定。这取决于事情的走向:混乱、贫乏,抑或是极乐。我认为胜算有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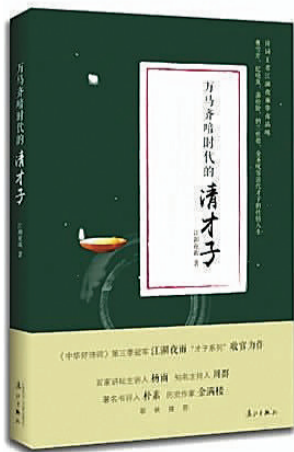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的收入不多,或者说薪水不高。我出行乘坐的都是经济舱,10次中有9次会被夹在一个自己最不喜欢、咳嗽不断、发着高烧的人和一个不可避免地要问上一句“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可能还是单身”的已婚男子中间。我猜航空公司的系统里一定为我标记了“不爱抱怨,可以分配到令人痛苦的那一排”。

大约6个小时以前,我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仅仅在距离地球表面4万英尺的高空短暂存在的地方:国际航班的头等舱。这

片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的乐土就像一个平行宇宙,拥有自己奇怪的风俗和仪式。我尽情享受,知道这有可能是我最后的快乐时光。头等舱机票的价格也许相当于我在伦敦那间微型公寓两个月的房租。虽说我宁愿拿到现金,但这张机票是一份礼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位亿万富翁与我在纽约会面并提出这一决定时试图操纵我的方法。这并不是我眼下要惦记的事情。是的,此时此刻,我存在于一个不需要做出决定的区域。

从纽约飞往伦敦的时间只有不到7个小时。每过15分钟,我就会切换一次屏幕,看看飞机现在的位置,希望它能够一直飞呀飞呀,飞到燃料耗尽为止。也许我会塞给空姐一张纸条:“飞机将会下坠4万英尺,然后爆炸!”

绘制清代才子群像



作者: 江湖夜雨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江湖夜雨的新书《万马齐喑时代的清才子》,重点剖析了清代才子的种种忧伤与痛苦,展现当年他们心中的狂躁与失落,让读者更贴近他们的人生与心灵,进而可以更好地解读其作品。

书中所选人物大多家喻户晓、名声显赫,如金圣叹、蒲松龄、吴敬梓、纳兰容若、纪晓岚、曹雪芹、龚自珍等。作者以这些人物的生平为纲,于论述中加入了丰富的代表性作品选段,并对这些才子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与思想上的特色进行了独具一格的深度点评。阅读该书,你会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对清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独家连载



《平原客》

作者: 李佩甫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长篇小说《平原客》是李佩甫又一部中原人物群像雕刻的力作。这一次他将笔触对准的是当代官场生活。以一群现代官场知识分子为中心,以一个副省级高官杀妻而走向毁灭的离奇案件为线索,李佩甫描绘了一幅当代官场文化的生态图和社会变迁的风俗画。

3 人生的第一次洗浴

在一些日子里,刘金鼎曾作为分管招商的市领导多次出国,吃过各样的洋面包,但早年在洧川中学小卖部里闻到的热面包的香味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当然,他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在全国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洧川,却有一所在全国教育界知名的中学,就是洧川中学。

这三个小面包,刘金鼎是坐在独轮车的筐里一口一口舔着吃的,伴着独轮车的吱吱声,一直香到了开封。

开封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曾为宋朝的国都,应该说是一座皇城。可古老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城早已被常年泛滥的黄河水淹在百米之下了。那些较为高级些的玩意儿,也随着宋代南逃的官员、商贾们被带到杭州去了。剩下的只是些小吃、杂耍之类的,比如灌汤包子、羊双肠、花生糕,比如斗鸡、遛狗、养花……当然,明清几百年以来,直至民国时期,这里曾有一个大省的省署衙门,慢慢也积攒了些气象,存了些底子。据说,民国时期,那些唱戏的,只有先在开封唱红了,才能走向全国。所以,这里仍然有许多(后来被改了名字)传统意义上的老街,比如相府街、戏楼街,或寺前街、衙后街等。偶尔,两个人在街上吵架时,开封人的眼神里仍然会飘出一丝没落的贵族气,是想说“爷早年阔过”。花匠刘全有每次来开封卖花,都歇在戏楼街后边的一个小浴池里,因为这里离卖花的市场近些,还因为,这里有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浴池里的朋友,是个搓背工。此人绰号“罗锅林”,罗锅就罗锅,怎么就成“林”了呢?其实他不姓“林”,他姓朱。这姓朱的罗锅背上有斜着的两座“山峰”,右肩高、左肩低,脖子只好往一边歪着。此人个儿虽不高,但走路一蹶一蹶的,手里那条毛巾拧干后像绳子一样哗哗地旋转着,常

像鞭子一样连续地在浴池上空发出脆生生的巨响!他虽然歪着脖子,嗓音却像男高音歌唱演员一样洪亮:“来了一位——您!”

这浴池原名叫“德化浴池”,“文革”中改名为“红星浴池”。在浴池售票处坐着一个肥白的女人。这女人初看十分高大健壮,一张大脸像满月一样,胸前堆着的两个奶子就像是两座雪白的山峰。可是你不能再往下看了,往下一瞅,就会看到盘着的、像婴儿一样的、一双畸形的小腿小脚,这时你才发现她是个瘫子。这个下肢瘫痪的女人,就是“罗锅林”的老婆。

进了浴池的门,花匠刘全有牵着儿子来到售票处窗前,叫一声:“嫂子。”坐在售票处的肥白女人抬眼看看他,那只正要拿木牌的手就放下来了,把写有床号的洗浴木牌重新扔进小筐里,只说:“来了。”老刘应一声:“来了。”那女人就说:“进去吧。”

童年里,刘金鼎最先认识的,就是这个被父亲称为嫂子的女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笑过的女人,可她的肥白仍然保留在刘金鼎的记忆里。很多年后,当刘金鼎坐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浴室里,在白雾一样的蒸气里享受脱皮按摩的时候,仍然会想起这个下肢瘫痪的肥白女人,因为,那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洗浴。

这个早年建在开封老城戏楼街后边的浴池并不算大,里边有两个三十米见方的热水池,一个二十米见方的温水池,没有搓背间,要求搓背的人就在池边坐着,或者躺在小木床上等着喊号。每到年关,池子里就像下饺子一样,堆满了被热水烫红了的各样屁股。在这个票价一位一毛五、摆有简单木床的、热气腾腾的“红星浴池”里,活跃着一个“灵魂”。“罗锅林”就是这个浴池的“灵魂”。